

輸在起跑線？二之一

香港貧富學童的培育資源差距大，家境貧寒的學生常被視作「輸在起跑線」，但小五生馬健霖對此卻另有看法。健霖與母親相依為命，家庭月入少於6,000元，生活在不足百呎劏房，每晚睡在快要頂腳的小閣樓，地板長期滲水。惡劣環境卻磨練出其早熟性格，為脫貧逐夢，他每天早上未夠7時便起身溫習，亦有策略地加強英語及面試技巧，為入名校鋪路。他自6歲起已幫忙煮飯、洗衫、執屋，培養出優秀的自理和辦事能力，1小時的午飯時間僅用10分鐘完成，再善用餘下時間做功課、捉象棋和練習舞蹈。對「輸在起跑線」之說，他回應得不卑不亢：「未到終點前，我們都未分出勝負呢！」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鳴

■馬健霖手握乒乓球拍，腳穿足球戰靴，盡顯「運動小子」形象。他矢志以成績、運動和辦事能力，考入區內英中名校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堯攝

劏房小五生 人貧志不窮

未到終點 焉知勝負

新來港與母相依為命 惡補英文爭入名校

未滿13歲的健霖現就讀鯉魚行學校，約兩年前從內地來港與母親阿群團聚，當時其父母已離異。由於健霖曾因一時衝動傷人（見另稿），阿群去年毅然辭工照顧兒子，同時失去萬多元月入。她坦言不想靠政府，但擔心兒子「學壞了難返轉頭，賺幾多都無用」，希望待他升中後再出來工作。

裕學生比較，可會「輸在起跑線」，他即強調現在還未到「終點」，根本不能分勝負。

月入不足六千 收集水滴洗衫

連同已扣除兼職收入的綜援，阿群家庭月入約5,900元，即使租住不足百呎的旺角劏房，租金水電也花去兩千多元。為省錢，她每天以水桶收集水滴，洗衫煮飯全靠一桶水；小木枱是用廢棄木板自製，電磁爐用裂了也捨不得扔丟。她慨嘆地板長期滲水，最嚴重曾水浸3天，又擔心閣樓床快令兒子頂腳影響成長，但苦無對策惟有見步步行。

家務「一腳踢」 自理能力佳

健霖又笑言，其實自己也有優勢，除成績屬全班10名內，中文水平和辦事能力更佳。獨立的他自小已學會照顧自己，6歲起幫手做家務，煮飯、洗衫、打掃、執屋「一腳踢」，有時更要煮好飯送到母親工作的地方。他娓娓道出各種菜式如何製作，「排骨要先用鹽、豉油、麻油、胡椒和生粉醃製，再放入電飯煲蒸；肉餅就要先叫肉檔老闆把肉攪碎，回家後我會加些皮蛋，又是放入電飯煲蒸」，而衣服也是親自落手洗，「放在水浸再落棍搓一下，過水後扭乾便行」，說得像烹飪節目主持及專業家務助理般熟練，令人幾乎忘記他只是個小男生。

晨早與母預習



並肩上學



■馬健霖每天在劏房裡，頭頂快要碰到天花板。 劉國權攝

富生銀彈栽培 自信未感不公

逆境可令人沉淪自憐，亦可促成發奮圖強。早熟的健霖坦言，希望「讀好書、找好工」，早日與母親脫貧，目標是區內大學入學率高的傳統男女名校。為此他每天早上未夠7時便起床預習溫書，雖然對學英文感不自在，仍堅持逢周末出席學校英文補習班，又積極參加學校面試班，為升中面試做準備。

不過要考入名校，健霖尚要面對其他小學精英激烈競爭。記者向他表示，中產家長每每能投放數以萬元計資源栽培子女學英文、音樂、運動等，會否感到不公，他轉轉眼珠爽快地稱沒有，又指自己也有許多學習機會包括英語班、面試班、跆拳道、漢族舞和基督少年軍等，全由學校及教會免費提供。當被問及與豐



■健霖(左)與母親阿群(右)一起打乒乓球。 劉國權攝

享免費早餐



專心聽書



小憩溫書



放學歸家



紙情 一般男孩子於13歲年紀，上街時都不願意與父母太親密，擔心會被取笑，不過健霖卻對此不太在意，甚至會主動挽着媽媽阿群的手一同上學。兩母子今天感情深厚，但其實去年也曾歷經波折，當時健霖因於社區中心捲入傷人事件，阿群拒絕讓他再到社區中心，雙方關係一度僵持並多次吵架，激烈程度令阿群非常傷心，甚至「有想過死」。直至一天，健霖看到長期腰背痛的母親背影，感觸其多年辛勞，決定不再逆母意，亦自此立志發奮讀書，誓要升大學，脫貧報親恩。

傷人賠藥費 母曾「想過死」

過往健霖為人較衝動，易與別人發生摩擦，在去年升小五的暑假，他於社區中心補習班放學時被捲入其他同學的衝突，結果忍不住出手打傷人，幸對方接受道歉，只須賠償藥費。但此事敲響親子關係的警鐘，當時阿群感到花太多時間工作，疏於照顧兒子；健霖現時回想，亦覺得自己情緒不穩定，或與之前母子疏離有關。最終阿群思前想後兩個月，忍痛辭工全心照顧兒子，也不准他再到該社區中心玩，擔心他再生事。

然而，健霖掛念該處的電腦遊戲和朋友，常吵着回去，遭阿群多次阻止，雙方經常吵架。回憶當時與兒子惡劣的關係，阿群仍忍不住流淚，直言當時「有想過死」。後來直至一天，健霖見到長期腰背痛的阿群的背影，像突然感到母親歷來的辛勞，覺得自己應「生性」，故不再堅持，亦自此發奮努力讀書。

打乒乓球享親子樂

記者連續兩天時間緊隨健霖上學及生活，發現不少細節可見母子二人的親密關係：如他早上回校拿早餐，面對不喜歡的牛奶，卻二話不說喝下去，只因「媽媽叫我就要飲」；兩母子又會於放學後在校打乒乓球，球技明顯較好的健霖，沒有少年的反叛與脾悶，卻耐心遷就母親水平，一板板愉快地打。對早熟的小伙子來說，小球於桌網上穿梭來回，見證難得的與母親並肩的成長時光，遠比單純的遊玩要樂得多，分量也更重。

訪問期間，健霖也提起早前代表學校出戰學界田徑賽後，獲校長邀請到「天際100」吃自助餐的難忘經歷，「那裡連洗手間也是一大片落地玻璃，望下去感覺就像巨人一樣」，說來眉飛色舞，旁邊的阿群問道：「將來會否帶媽媽去？」健霖即笑着回應：「會呀！」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鳴

立志當獸醫 盼負笈留美

童真世故

早熟的健霖也有童真一面，談起自己想成為獸醫，說到年幼所住的荔枝園中有狗、有鵝、有兔子，「去到邊佢哋都跟住我」，顯得很愉快。但當記者問其深刻回憶時，健霖即面色一轉，隨即忍不住流下男兒淚。原來健霖曾與不同狗兒作伴，但都命途多舛，有被賣走，亦有誤食老鼠藥身故。那推動到他立志成為獸醫，「希望牠們病的時候可以盡力醫佢」。他又指，了解本地大學並沒有獸醫課程，所以特別注重學好英文，希望將來到美國留學。

憂他人觀感 升中面試改口「醫生」

同樣關於未來志願，健霖的另一件小事，也令記者印象深刻。其實在學校升中面試班時，健霖曾向老師提到希望做「醫生」，拯救病患；但之後記者與他一起回家時，他才提起自己想當「獸醫」。為何口供前後不一？再三追問，才知原來他覺得在香港，要跟別人說自己想當「醫生」，才較好聽。記者當下頓時內心嘆息，社會對成功的單一定義，竟連一個小學生也感受到，另一方面也驚訝小伙子的世故，已學會在面試時「要考慮面試官觀感」這個要素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鳴

■健霖熱愛運動。圖為他參加學校免費跆拳道班練習情況。 劉國權攝

■劉國權攝

